

散文

奔跑

■刘鹏飞

下午，我和战友换上体能训练服去树林里跑步。应该说，当兵两年的使命，至此都已完结。在这里，该吃的苦也吃了，该受的委屈也受了，毛病也都改了，我是了无牵挂了。

年轻小伙子就是不一样，跑着步我们还有模有样地聊着，聊着聊着，就到了第八圈。我说，回去吧，都好几里地了。他说，我汗都没出呢，咱再来十圈。

周而复始的过程，我忘了周围的存在，看着花草草都围绕在身边，又流水般倒退，我突然有了飞翔的感觉，宽阔的海面上，一只雄鹰在阳光的缝隙中恣意飞翔，世间一切仿佛都忘在了身后。

我喘着气，仰望天空，突然想起儿时那些心无凡尘的日子。那时我在温暖的巢穴里，无知无畏，向阳生长，就像今天，没有目的地跑着跑着。

我们年幼时之所以会快乐，并不是我们那时心态好，而是因为我们生活在家人的庇护下，隔离了人间的忧愁。

现在的我们，即将参与到社会中，此时的我们，自然会对往日的安逸产生不可抗拒的留恋。该来的总会来，该去的也总是留不住。长大了才知道世间竟有如此多的无奈。

不知又跑了几圈，感觉生命的能量无穷无尽地流转开来，此时只有万古不灭的太阳在静静地西行……我看着这片即将离开的小天地，还是没有一丝留恋。

我们都是充满压力之下成长起来的一代，从小就被设定好了人生程序，以至于我们的思想，都是直线的形状。可是，当我们随着时光流逝而长大的那一刻，我们便有了塑造自身的资格。清澈童心消失的过程，便是改变宿命的勇气获得的过程。是的，我长大了！我发现了我存在的意义。我们都长大了，我们都要展翅飞翔了！

凤凰涅槃，定当浴火重生。这片土地所给我的，大概便是发现自我。此刻，我又忍不住想起生命中的那些可爱的人。是的，我将用我的力量，开创属于我们的温暖宇宙！



小说

你像雪花天上来

■常全欣

这么多年，他还好吗？从同学QQ群里得知他的地址，她决定在这个冬季，去看他。

一路上，她回想着他的样子：高高的个子，总爱浅浅地微笑；还有一副好嗓子，最拿手的歌是《同桌的你》。想起他，她嘴角时不时露出幸福的微笑，好像回到了自己的童话世界里。

傍晚时分，火车拖着她来到他居住的城市。这是一座小城，没有她生活的都市里的喧嚣和繁华。

“我在幸福路上的彼岸咖啡屋等你。”她主动给他发去了信息。

得知她来了，他心里一惊：没想到，曾占据自己心灵最温暖处的她，在离开十年后，会辗转千里看他。这么多年，不曾听到她太多消息，只隐约知道她和班里的“钻石老万”结了婚。

风好大，有些刺骨，梧桐树叶满地飘落，像为一场雪的出场“报幕”。他走出单位，犹豫片刻，裹了裹衣服，还是拦住一辆的士，朝幸福路奔去。

轻轻推开咖啡屋的门，尽管多年未见，第一眼也看出了她！靠窗

的位子上，她左手托腮，右手将手机翻来倒去，双眼盯着门的方向。波浪形金黄色卷发，两只耳坠灿烂耀目，没有了马尾辫，那对可爱的酒窝还在，与学生时代相比，多了些风韵。

“你好！”说出这句，他觉得俗套至极，有些拘束地坐下，“真没想到，你会来看我。”

“你好！”她也俗套地回答。自己想见的人站在眼前，她努力寻找着曾经的痕迹：曾经帅气的偏分发型变成短发了，曾经黄黄的嫩胡须被一脸胡青替代；依靠过的肩膀更加宽大，西装革履的他，再也找不到年少轻狂的影子。

她好像经常出入这样的场所。“来两杯咖啡！”她朝吧台打了个响指喊来服务生，言语中透出自信。

“这些年，你还好吗？”她首先打破沉默。

“还好。毕业后，我回到这里，每天跟着班车跑，看着上司笑，总希望仕途上的毛毛雨，能有一天降落在自己身上。”他向她汇报着。

“对了，还有她，上班后我们认识的，现在我们有儿子，上二年

级。”他毫无隐瞒地说着，脸上洋溢着浅浅的微笑，让她多少看到些他曾经的影子。

“你呢？和万总，和老万还好吧。”他问她。

“万总，老万？见鬼去了。毕业第二年我们就结婚了，为了他，我当了全职太太，男人就那德性，有了臭钱就像浮云，总会飘的。去年我们离了，给了我好多钱，还有一套别墅，你猜他分手时说的啥话，他说‘不是爱钱么，这全给你’。呵，现在，我穷得只剩下钱了。”她掏出一支烟，“啪”一声打着火机，一会儿，一个曼妙的烟圈儿从她涂着高档口红的嘴里吐了出来。

“对不起，让你伤心了，说些高兴的吧。还记得我们上高中时，周末一起回家的场景不？那时候，你特胆小，我就想，如果能保护你一辈子，那多好呀。”

“还有，毕业晚会上，我们合唱的《心雨》，打动多少同学呀，‘想你想你想你，最后一次想你，因为明天，你将成为别人的新娘……’”他不由自主地哼唱起来，像个调皮的大孩子。

她没有打断他的歌声，任自己的回忆凝聚、凝聚。曾经的浪漫，曾经的牵手，都成为过眼烟云，再也无法捉住。闭上眼，一股热泪夺眶而出。

他突然停止了歌声，拿起纸巾，递给了她。“我，我又让你伤心了。真不该这样。”他安慰道。

她直直地盯着他，没有说话，连呼吸的声音也能听见。

两杯咖啡，在寒冬里冒着缕缕热气。

夜深了。窗外，蓄谋一天的雪花飘起来，在路灯下调皮地群舞着，好奇地看着这个世界。咖啡屋里响起悠美的歌声：我像一片雪花天上来，总想飘进你的情怀……

他的手机铃声打破了许久的沉默，是一条信息：“下雪了，我们等你一起看雪景。”妻子发来的，他将手机信息摆在她面前，像对自己的妻子交代行踪。

“你还是和学生时一样纯真可爱！她很爱你，你很幸福，要珍惜她。”她说，“回家吧，妻子和儿子都等着你呢。”

他有些不好意思。正当他起身告别时，她一把拉住了他，拥入了他的怀抱。只是，他和她再也找不到曾经的那份温暖，那份心动。

……第二天早上，一夜的大雪让小城银装素裹。她默默地离开了小城，像一片雪花，悄无声息……

黄山归来

■何辉

儿时印象中的黄山，只知道迎宾馆。十年前去过一次黄山，当时乘坐缆车上山，下缆车后，便沿崎岖的山路往上爬，留在记忆里的又有了黄山最高峰光明顶了。那次并没有亲眼看到迎宾馆，算是留下一个残缺的美。

今年9月的一天，再约朋友重游黄山，心里异常激动。路上就和朋友约定这次从南山上，先睹迎宾馆的风姿为快。这次我们七人一起乘坐缆车直上，重峦叠嶂，白云飘飘，美丽风景呈现面前。

很快，我们便来到了迎宾馆身边。迎宾馆历经人间沧桑，“双臂”已伤痕累累，不堪负重，像一位老者让人搀扶着、支撑着。迎宾馆旁摆放着一位摄影师的作品，他向游客用安徽话介绍着每一个景点：夕阳日出、云海佛光、梦迎松涛、天都征服、苍松林立、仙人下棋……身临其境，美不胜收啊！于是按照摄影师的陈述，开始寻找景点的真正答案。

上山的路上，一位老山夫给我们说了黄山的四绝：奇松、怪石、云海、温泉。黄山松，可谓千嶂万壑中，比比皆是，苍翠浓密、千姿百态，或倚岸挺拔，或独立峰巅，或倒悬绝壁，或尖削似剑，忽悬、忽横、忽卧、忽起，可谓“无树非松、无石不松、无松不奇”。黄山石以奇取胜，以多著称，千奇百怪，令人叫绝，似人似物，似鸟似兽，情态各异，形象逼真。黄山自成云海，以峰为体，以云为衣，登莲花峰、云都峰、光明顶则可尽收诸云海于眼底，让人领略“海到尽头天是岸，山登绝顶我为峰”之妙，流云散落诸峰间，云来雾去，变化莫测。

来到飞来石旁远望，可谓验证了诗圣杜甫“会当凌绝顶，一览众山小”的感觉，让人顿生“世上人间烦恼事，如同烟云去往来”之感。一路上，忘记了疲劳，忘记了辛苦。有人说看景不如听景，看了黄山，感觉听景不如看景，正所谓，黄山归来不看山！

散文

雪后峻峰

轶山 摄

散文

麦秸垛

■刘海涛

时令近立冬时，天气一天天冷起来。上班的路上，匆匆赶路的行人都缩着脖颈，看起来矮了许多。忽然就想起乡下的麦秸垛来，想起那熟悉的、温暖的气息。

三十年前，对于豫东乡下的孩子来说，一个麦秸垛就是一个乐园。

紧张忙碌的麦收过去，场光了，地净了，麦子流进了囤里，被石碾碾压光滑平整的麦秸就垛在了场院边。刚垛好的麦秸垛，香喷喷，黄灿灿，在暖暖的阳光下发出柔柔的、淡淡的、甜甜的清香味，蕴藏着丰收的喜悦。然而，这时候的麦秸垛是寂寞的。夏日到立冬还有漫长的时光，天气还暖和，野地里、河边、树林里，孩子们有的是地方玩，没人想得起麦秸垛，连小鸟都懒得光顾，田野里的吃食太多了，谁惦记这秸秆里藏的几粒秕麦子？麦秸垛就静静地立着，忍受着风雨的洗礼。

秋收很快就过去了，庄稼收完了，麦子种好了，忙碌的土地和乡人都闲了下来。接着是寒露，是霜降，是立冬，仿佛一夜间，北风刮起

来了，晨起的乡人穿着黑棉袄，笼着袖，缩着脖子，鼻尖冻得通红，天是真冷了！孩子们没了去处，便齐刷刷地聚在了麦秸垛边。

这时的麦秸垛已经没有了昔日的神采。经过夏秋的日晒雨淋，顶部的麦秸已经发黑，麦子的清香味也已消失殆尽，像一个阳光帅气的少年突然步入暮年，满是沧桑。但这丝毫也不影响孩子们的兴趣。先是掏窟窿，找到向阳处，几个人齐心协力从麦秸垛的中间往外掏，掏出来秸秆往身后扔，当身后如天女散花般纷纷扬扬时，小小的人儿却很快没了身形，隐在了麦秸垛里，大洞已经掏成了。歇一会儿，便开始了疯狂的玩闹。乡人说，“七岁八岁狗也嫌”，正是淘气的时候，北风又把场院刮得溜光，滚铁环、斗鸡、摸瞎、踢瓦，一群孩子玩得昏天黑地。累了，就靠着麦秸垛晒太阳、挤暖和，胡乱说着话，吹着牛；再累了，就一窝蜂挤进麦秸窟窿里，横七竖八地躺下，一个哈欠传出，便有连连的哈欠声相和，很快，笑闹声就被香甜的鼾声代替。此时，任外面北风呼啸，麦秸垛里却做着暖洋洋的梦。

洋洋的梦。

下雪了。到处是白茫茫一片。大人们躲在屋里不出门，小孩子是不怕冷的。咯吱咯吱踩着雪来到场院里，堆雪人、打雪仗，或扫出一片空地来，撒几粒秕麦子套鸟，要不，就抱几抱麦秸在空地里烧，在欢呼声中，看秸秆在火中慢慢地弯曲，变成点点的灰烬轻扬。麦秸垛又瘦了几分。

衰老的麦秸垛仿佛有魔法，不但承载着孩子们的欢笑和美梦，还安抚着孩子的心灵。在学校受欺负了，在家挨骂了，思念亲人了，你看吧，小小的人儿一会儿就不见了，准是躲进了麦秸洞里。或踢打，或撕咬，或咒骂，或哭泣，所有的情绪都发泄在麦秸垛里，再出来时，已是风平浪静了。

然而，很快，冬日尽了，麦秸垛也就消失了，或做了柴火，或进了老牛的肚皮。

冬天到了，我又想起麦秸垛。我知道，我儿时的麦秸垛只能在我记忆深处去寻觅了。但我坚信，在北风呼啸的夜晚，它仍然会温暖我的梦。